

重新学起“吃饭”这门课

○王兴亚(南京)

昨天,接多多放学时,他好奇地问我:“爷爷,超市里的东西都不能吃了么?”

我把孩子搂进怀里,他仰着笑脸,眼睛清亮亮的,像两汪刚涌出的山泉。那里面映着一个他看不懂的世界,也映着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我。

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,投进了我的心里,就像投进深不见底的井里。沉下去,竟听不见一丝水声。我张了张嘴,那些关于“保质期”“合格标志”之类的敷衍话,在喉咙里滚了滚,又咽了回去。

我想起不久前,带着孩子逛超市。还指着货架上那瓶酱油,得意地跟他说,你看,“千禾0”,这就是零添加的意思,多好。可如今才知道,“千禾0”原来是一个商标,它跟“零添加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就像“德子土鸡”,“土”是商标的一部分,可鸡是怎么长大的,没人知道。

这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字游戏,一场精心编排的、合法的戏法。商人们把中国字像变戏法似的,玩出了障眼法。把“农家土鸡蛋”的“农家土”圈起来,于是鸡蛋的身世就模糊了,把“壹号土猪肉”的“壹号土”圈起来,猪的来路就暧昧了。

他们不是在卖食物,是在卖一个名字,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。而我们这些消费者,就像是舞台下的观众,花着真金白银,为一个名字喝彩,为一场精心营造的幻觉买单。

偶尔,会有一束强光,像“3·15”晚会那样,猛地打到舞台上,照亮那些来不及藏起的龌龊。于是我们明白了;那些泡在工业双氧水里,被漂得白白净净的鸡爪,连加工它的工人自己都不吃;那些号称能让人“二次长高”的“量子修复”,不过是利用父母焦虑编造的谎言;那些打着“外泌体”旗号的医美神药,可能是让人毁容的“三无”产品。

可这束光,一年只亮一次。晚会落幕,强光熄灭,舞台重新陷入黑暗。那些变质的鸡爪、虚假的广告,被操纵的AI推荐,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名字,换了一个包装,重新回到货架上,回到我们生活的里。

我给孩子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,有一个小岛,那里的人每年只有一天可以走到太阳底下,大声说出自己的烦恼,并用石子扔向那个制造烦恼的坏蛋。可太阳很快落下了,一切又回到黑暗中。那个坏蛋趁黑躲了起来。当天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,那个坏蛋早已换了新的衣裳,改了新的名字,重新制造新的骗局。

多多听得似懂非懂,一个劲地往我怀里钻,小声问:“爷爷,那个坏蛋要是躲进超市,那我们以后吃什么呀?”

我摸着他温热的身体,看着窗外万家灯火,每一盏灯下,都有一个厨房,都有一个为孩子准备饭菜的老人。我们如此努力地生活,如此小心地选择,却仿佛置身于一块巨大的、看不见边的沼泽,不知道哪一步会踩空,哪一口食物里,藏着看不见的刀子。

悲哀吗?是的。但悲哀之后,是什么?是生产者那句“别人都这样”,是监管者那句“查不过来”,是消费者那句“还能怎么办”。这三句话,像三根看不见的绳索,把我们也把那些本该被赶出去的坏蛋,硬生生地捆在了一起。

我没有对孩子说出那些话。他太小了,不该过早看清这个世界的复杂与荒诞。可我呢?这个活了六十多年的人,面对孙子的提问,除了沉默,竟也答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。这份无力感,不也正是荒诞的一部分吗?

我把他抱得更紧一些,然后起身,走进厨房。从米缸里,我舀出两杯米。那是上个月,老家的亲戚带来的,让我尝尝鲜。米是

糙的,带着没碾净的糠皮,可淘米的时候,水是清的,米是香的。

很快,厨房里弥漫开久违的、朴素的香气。孩子跑过来,扒着门框问:“爷爷,你在做什么呀?”

我说:“做饭呀。这米是亲戚种的,香吗?”

“香!”他得意地点点头,又跑出去玩了。望着孩子蹦蹦跳跳的背影,我若有所思。去乡下租块地吧,可我们连种地都不会。更何况,那些地,就一定干净吗?认准那个闪光的“3·15”标志,可那束光,太短暂,也太刺眼了。

我开始和邻居交换信息,哪个牌子的牛奶又出了问题,哪个地方产的鸡蛋被检出黄素。一边记,一边苦笑。活了大半辈子,倒要重新学起“吃饭”这门课。

毕竟,我们想要的,从来不是一场一年一度的盛大曝光,而是每一天,每一餐饭里,那份理所当然的安心。是端起饭碗时,能闻到的,真实的米香。

孩子,你问爷爷,超市里的东西都不能吃了吗?

爷爷没有标准答案。但锅里的米饭熟了,很香。



随手拍

阡陌焕新颜

近年来,昆山市张浦镇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,推进农田提质增效,奋力谱写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的生动篇章。

李 罡 摄

登上苏州古城墙

○陆在时(南京)

姑苏的午后,风软日柔。避开街巷熙攘的人流,我缓步登上盘门的古城墙。世人大多偏爱苏州的小桥流水、亭台花木,却很少有人愿意驻足,细细打量这一静幽静矗立的老墙。它隐在市井烟火深处,不张扬,不凌厉,默默兜住千年风雨,岁岁年年,温柔陪着这座城安稳生长,缓缓老去。

青砖的缝隙里,钻出几茎茼蒿草,秆穗轻盈,模样朴素寻常,却带着一股不肯认输的执拗。风拂过来,草穗轻轻摇曳,像睁着细碎的眉眼,静静望着游人。这一刻便觉,这城墙从来不是冰冷砖石的堆砌,而是有气、有息、有温度的活物。朝暮流转,四季轮回,它日日吞吐古城的烟火,年年接纳人间的青绿,把岁月沉淀的旧气与尘世鲜活的新意,都妥帖收进斑驳深远的砖纹里。

盘门这段城墙的石阶,最是藏得住时光。经年累月被万行人路过、摩挲,石面温润发亮,中间凹陷出浅浅弧度,像一只只倒扣的酒盅。这方寸洼痕,旧日里盛过吴王甲胄的清寒,盛过唐来驿马的扬尘,盛过明清官轿的悠悠余响。如今山河安稳,烽烟尽歇,阶阶再无车马戎装,只浅浅盛着游人的细碎汗珠与手机镜头起落的点点微光。

耳边导游的喇叭声嗡嗡作响,规整地念着史料,说这里是全国仅存的水陆并联古城门,是珍贵的千年古迹。可墙头的生灵,从不信这些堂皇的史实。一只麻雀倏然掠过错落堆堞,翅尖轻扫一星细碎墙灰,轻飘飘落进风里。它不识盛名,不问古今,只知檐角弧度刚好,青砖平整安稳,足以栖身悠悠,自在度日。宏大的历史是后人笔墨的注解,草木鸟兽,自有一身简单纯粹的春秋。

墙顶狭窄逼仄,仅容两人侧身错行。扶着斑驳垛口远眺,护城河水铺展一城柔光,粼粼波光碎如银镜。游船徐徐划过水面,船尾拖出一道慵懒柔软的水痕,漫过江南的温软气息。船娘轻摇木橹,随口唱一曲《茉莉花》,软糯吴语悠悠悠扬,漫上墙头。歌声轻婉绵长,柔柔拂过古旧青砖,软润的曲调贴着粗粝的砖面,轻轻回旋,便融进晚风之中,淡得无痕,余韵悠悠。

鲁迅先生曾写“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”,我此刻心境恰好相反。周身是姑苏不开的温软气候,眼底是流水悠悠,风物安然,可一念及这城墙的初心与过往,脊背便忽生一缕清寒。这满目温柔景致的底色,从不供人赏玩的风景,而是旧时御敌守土的壁垒,是护佑一城百姓的屏障。温柔姑苏的骨子里,从来都藏着隐忍深沉、坚劲不屈的风骨。

墙砖之上,遍布浅淡刻痕,模糊斑驳,宛如岁月密下的天然烙印。依稀能辨“乾隆廿三年密户张三造”“光绪七年重修”的字迹,寥寥数笔,是一寻常匠人留在时光里的朴素印记。还有一处砖面,嵌着半枚泛白的指印,深陷砖肉,边角早已被风霜雨露打磨得温润柔和。无从追溯来路,不知是匠人劳作汗渍指尖,顺手一划,还是寒夜戌卒饥寂寂遣,无意留痕,终被漫漫岁月轻轻抚平。历史从不只是史书丹青的浩荡笔墨,更多是凡人的体温、汗水与破碎执念,在砖石肌理间悄悄沉淀、悄然结痂。

一截断垣袒露出墙体内里的夯土,褐黄质朴的泥土中,夹杂着干枯稻草、陈年石灰与细碎陶片。春秋的碗、汉代的罐、南宋的盏,无数零碎古物静静封存于此。厚土缄默不言,却收纳了千年岁月跌宕,吞尽乱世烽烟、四时风雨与人间流离。王朝更迭的喧嚣、市井人间的悲欢,尽数沉埋于此,安静沉淀。

缓步上楼,墙根处蹲着一位卖莲蓬的老妪。竹篮青翠欲滴,莲蓬饱满新鲜,满是夏日清润气息。她随手剥开一枚莲蓬,雪白圆润的莲子轻轻滚落掌心,抬眼问我:“依晓得吗?从前这墙上,夜里要悬灯笼,照得贼影子都无处躲。”我默然点头,心生感慨。她却不再多言,只低头簌簌剥去莲衣,层层褪落的青绿外皮,像轻轻拂去那些无人记取的旧年号、无人细说的旧时光。

晚风再度拂来,墙头的狗尾草又轻轻摇曳。千年岁月倏忽而过,筑城之早已化作尘泥,唯有古城巍然依旧。旧岁尘痕尚未洗净,崭新绿意已攀上垛口,沧桑未褪,生机又生。姑苏一城,温软烟火藏铮铮风骨,千年风月载人间寻常,所有过往与新生,都在这一砖一草、一风一夕间,静静绵延,生生不息。

作者简介:陆在时,本名陆新民,男,安徽人,现居南京。当过兵,教过书,造过桥,筑过路。正高级经济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,江苏交通文联秘书长兼江苏交通作协主席,南京市文联作协副主席,南京江北新区、建邺区作协顾问,南京市签约作家。

投稿邮箱:jsjlb2025@163.com

江苏经济报社出版 新闻报料热线:13770672626 广告发行部:52212576 全媒体新闻采访部:52305894 全媒体编辑出版部:52304533 区域经济部:52265803 全媒体运营部:52265477 全年定价:498元 印刷: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: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东杨坊131号 广营照:苏工商 83476792-9号 社址:南京市虎踞南路90号 邮编:210004 监督电话:52304617 常年法律顾问:江苏华昕律师事务所 姜 宏 魏 明 | 原创版权,侵权必究。本报所刊发图文,如涉及版权问题,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。

吴韵汉风

格物致知

从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狂人日记》

○徐震中(南京)

最近,我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吴敬梓纪念馆和鲁迅故居,深刻感受到了两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光芒。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,它们分别代表了清代和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。从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狂人日记》,不仅是一部文学史的发展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。

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独特的艺术手法,展现了清代社会的种种弊端。他以儒林为背景,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卷。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,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,如科举制度的腐败、官场的黑暗、世态的炎凉等。他以儒林为舞台,将各种社会现象展现在读者面前,让人深思。

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,它以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深刻的批判精神,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。鲁迅通过狂人的视角,展现了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,如人吃人、虚伪的礼教等。他以狂人的口吻,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愤怒和批判,呼唤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。

从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狂人日记》,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。吴敬梓和鲁迅都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

小小说

关灯

○杨 彪(大丰)

晚上下班回家,将车子停入车库,出门后,便发现门前的露天停车位上,已停满了各式车辆,东侧不远处,还有一辆车正亮着大灯,将邻居家的车库卷帘门照得雪亮。

吃过晚饭,看过《新闻联播》后,按照惯例,我和妻子到公园散步。从楼上下来,看见那车子的大灯还亮着,就对妻子说:“这车子的灯已开着一个多小时了,人怎么还不回家呢?”妻子倒像是很有见识,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,到楼下,先缓缓,和朋友打个电话、聊聊天,或者刷视频,玩玩游戏,很正常。”我笑说:“也是,只是浪费了这车里的电。”

围着银杏湖走了一圈,又在各类健身器材上活动了一下,已近晚上9点。走到小区门口,远远地看见那车大灯还亮着,就感到有点奇怪。走到那车前,大灯亮得晃眼,看不清车里的状况,我又走到车子的左侧,细细看了一下,车里没人,轻轻拉了一下门把手,车门竟然打开了,我站着喊了一声:“有人吗?”除了楼里面透出的温和灯光,没有回答。这是一辆比亚迪新能源车,一看就知道是刚购置的,各种仪表盘、显示屏非常先进,我这个开了几十年汽车的人,竟不知道如何关闭大灯。在手套箱内,只找到车辆三包手册,辅助储物箱内发现了一查钱,我数了数,共2680元,未找到车主的任何联系方式。我缩回身,对妻子说:“车上还有多少块钱。”妻子反问我说:“这可怎么办哪?”我突然想起我家楼下的张总,最近他好像换车了,开的是宝马新能源车,他应该知道如何关车灯。

我轻轻敲了敲门,开门的正是张总,他见我夫妻俩,笑着问:“还没休息?进来坐。”这时他的妻子和女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,女儿十二岁,手里还拿着一支

美丽乡愁

时光中的青绿

○武 彤(南京)

江南水乡的薄雾里,总有一种清冽的香气,似有若无,却盘桓在记忆的最深处——那便是艾草的芬芳。

父母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,生我比较晚。初为父母,那份生涩的喜悦与局促,化作了日夜颠倒的守护。襁褓中的我,似乎天生带着屠户的秉性:脾胃安宁,稍有不适便是水泻不止,常令文尔雅的母亲束手无策;夜寐不安,非得父亲整夜将我揽在臂弯,来回踱步,哼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或用他那略带吴音的腔调背诵《三字经》至嗓子发干,方肯安然入眠。母亲后来每每提及,总莞尔道:“这便是我们不再要一个的全部理由了。”

而没有文化的奶奶,则有着另一套生命的“朴素哲学”。她将这一切归因于父亲临终母亲产后体虚,过早用鱼汤鸡汤“补养”,那食物的“火性”通过乳汁传递给我的我,扰了脾胃的安稳,才让我“不驻壮”。也不知她是哪里听来的古法,奶奶默默采来晒干的艾草,细心缝成一个小枕头,又每日揉一小团,用纱布轻轻覆在我的肚脐上。母亲是北方人,平日里和奶奶观念颇多不同,这一次却未曾反对。或许,是奶奶的慈爱化解了水土的隔阂;或许,时光本就是最温柔的医生。自那以后,我竟一日健壮,安宁,乃至长成了一个笑声响彻庭院的女娃。

夏日的江南,草木疯长,恼人的蚊虫也从池塘芦苇间漫溢出来,于孩童细嫩的肌肤上留下一片红肿。奶奶便有她的“解方”:傍晚,奶奶便会用艾草煮水,给我擦身沐浴。她说,艾草能解暑、止痒。我问艾草哪里来的。她眼眉便泛起回忆的光,说年轻时在村后荒地随手栽了几株,后来便蔓延成一片绿茵。每年端午,左邻右舍都会来采摘,带回家插在门楣,余下的便晒干收起,仿佛把整个夏天的安宁也收藏了起来。

我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孙女,故乡的血根从记事起便紧紧缠绕着我的童年。每到清明,春意最醇厚时节,爷爷便会登上他那辆老旧的三轮车,载着我,吱吱呀呀地驶向田野深处的祖坟。

的作家,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,揭示了社会的种种弊端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,还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。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,将社会现象展现在读者面前,让人在思考中感悟。

吴敬梓和鲁迅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,更体现在他们的人格和品质上。他们淡泊明志,不屈从于权贵,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。他们用自己的笔,为时代画像,为民族写史。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。

从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狂人日记》,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痕迹。这种变迁和痕迹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,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。在当今社会,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,我们更需要吴敬梓和鲁迅那样淡泊明志、坚韧不拔的精神。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担当精神,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,为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。

总之,从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狂人日记》,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,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,让我们铭记吴敬梓和鲁迅的精神,努力提高文学素养,为时代画像,为民族写史。

路灯

笔,大概正在做作业。“时间不早了,不坐了。”我说,“楼下停车位上有一辆新能源车,从我晚上上班到现在灯一直亮着,门也没锁,没找到联系方式,储物箱内还有不少钱,能不能请你去关一下?”张总听说后,便准备拔鞋,他妻子好像无意中碰了他一下。正弯腰拿鞋的张总又站直了身子说:“对不起,各种车子的性能,设置不一样,我也……”我看了一眼他们的女儿,那孩子也正看着我,我赶忙说:“不会就算了。”

第二天中午在单位食堂吃过饭后,我没去林荫大道散步,也没去小眯一会儿,竟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家,发现那车灯还亮着,想起刚才经过后楼时,看见陈师傅正忙着手在门前焊接铝合金窗框,便走了过去。他听说这情况,二话没说,丢下焊接工具就随我一起来到车前,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,发到几个群里,并写了一句话:“这是谁的车?车灯从昨晚到现在一直亮着。”陈师傅是个很活络的人,他家住二楼,特地在一楼买了个车库,改成不锈钢铝合金小商店。他手艺好,为人又热情,小区100多栋楼房有一半是他做的门窗,所以人脉很广。

晚上回到家,见那车灯已熄了,我来不及去林荫大道散步,也没去小眯一会儿,便径直上楼,把这条消息告诉他。谁知,正在焊接的陈师傅只是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。后来得知,陈师傅也很关心这件事,几次到车前查看,最后一次去看时,车灯已熄,车门也锁上了,那车主没在群里说一个字。张总在那里,感觉自己很尴尬,举起手,想跟陈师傅打个招呼,手,终究没举起来。

作者简介:杨彪,江苏盐城大丰人,盐城市作协会员。曾在《农民日报》《江苏经济报》《盐阜大众报》《盐城晚报》等媒体发表小小说、散文多篇。

美丽乡愁

江南水乡的薄雾里,总有一种清冽的香气,似有若无,却盘桓在记忆的最深处——那便是艾草的芬芳。父母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,生我比较晚。初为父母,那份生涩的喜悦与局促,化作了日夜颠倒的守护。襁褓中的我,似乎天生带着屠户的秉性:脾胃安宁,稍有不适便是水泻不止,常令文尔雅的母亲束手无策;夜寐不安,非得父亲整夜将我揽在臂弯,来回踱步,哼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或用他那略带吴音的腔调背诵《三字经》至嗓子发干,方肯安然入眠。母亲后来每每提及,总莞尔道:“这便是我们不再要一个的全部理由了。”

而没有文化的奶奶,则有着另一套生命的“朴素哲学”。她将这一切归因于父亲临终母亲产后体虚,过早用鱼汤鸡汤“补养”,那食物的“火性”通过乳汁传递给我的我,扰了脾胃的安稳,才让我“不驻壮”。也不知她是哪里听来的古法,奶奶默默采来晒干的艾草,细心缝成一个小枕头,又每日揉一小团,用纱布轻轻覆在我的肚脐上。母亲是北方人,平日里和奶奶观念颇多不同,这一次却未曾反对。或许,是奶奶的慈爱化解了水土的隔阂;或许,时光本就是最温柔的医生。自那以后,我竟一日健壮,安宁,乃至长成了一个笑声响彻庭院的女娃。

夏日的江南,草木疯长,恼人的蚊虫也从池塘芦苇间漫溢出来,于孩童细嫩的肌肤上留下一片红肿。奶奶便有她的“解方”:傍晚,奶奶便会用艾草煮水,给我擦身沐浴。她说,艾草能解暑、止痒。我问艾草哪里来的。她眼眉便泛起回忆的光,说年轻时在村后荒地随手栽了几株,后来便蔓延成一片绿茵。每年端午,左邻右舍都会来采摘,带回家插在门楣,余下的便晒干收起,仿佛把整个夏天的安宁也收藏了起来。

我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孙女,故乡的血根从记事起便紧紧缠绕着我的童年。每到清明,春意最醇厚时节,爷爷便会登上他那辆老旧的三轮车,载着我,吱吱呀呀地驶向田野深处的祖坟。

然而,纵使离乡万里,身处都市高楼,清明前夕,于夜深人静时,总有一股熟悉的清芬,会悄然漫过心底的堤坝,带来一种温柔的怅惘。忍不住地,总想问一句:故乡的风里,爷爷坟前的那一簇艾草,今年,是否又染了一层新绿了吧!